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監生臣朱學濂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七

吳賀邵為中書令時孫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

康庶政自頃年以来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内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搆異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推方而庸臣茍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

主樂聞其譽聞其過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彝以虎尾爲鑒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曜毁譽之實沉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忤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

是之後海内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熈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隷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閒妄興事役發江邉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闈之内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事罷於運送人力竭於

驅逐老弱饑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凌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觀覽書傳驗諸行事菑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修已以消鼎雉之異宗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禳菑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祗承乾旨敬奉先業則

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監分布州郡横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饑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刑峻法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邉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

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
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
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寛賦除煩賑恤窮乏
省諸不急蕩盡禁約法則海内樂業大化普洽矣夫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
蓄而後宫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
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饑於糟糠又北敵注
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

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
太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
天贊實繇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以
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
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
無常吉凶繇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
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
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

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人一朝喪没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儆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

晉秦秀為博士時王濬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毀武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為輔國大将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

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寔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

而遽與計較乎

武帝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尚書左僕射散騎常侍王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周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議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

心不二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休虧友于欵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在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若以后妃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
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
古今茍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隄防
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
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
為安之理此最有國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
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王珧共為保
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

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嘿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翼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

庚旉為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大叔廣劉暾繆蔚郭頣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勲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

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疏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

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畢其枝葉先落公室公族之本而去之譬所謂芘馬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

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失䡄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等並除名又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輔内朝政不可之藩祭酒

曹志魏曹植之子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

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强枝葉不茂骨髓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来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没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

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横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

裴頠為左僕射侍中惠帝時以陳準子康韓蔚子嵩並侍東宫頠諫曰東宫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康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宫實

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閻纘為西戎校尉慜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

文石奮踈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類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歴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遂遠郊始當悔過無所

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
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築思子
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
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
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
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
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
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

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之學皆取正人共相規箴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漢高

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繇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

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為國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奏御不省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

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至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

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篤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以來用法太嚴遲

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强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後復召王此雖漢制本寛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殺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

死諫諍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人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雒陽獄奏科其罪然臣固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世事多故若有不虞强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

于令自今以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輙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昌不遵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戩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知秦戩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徽異於衆以勸為善以奬將来也纉又陳令相國雖

已保傅東宫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静
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
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為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
将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
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脩已率多輕薄浮華相
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
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
與古同於相切磋為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宫徐幹劉楨

為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友諸葛恪為賔臥同牀帳行則參乘刪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伯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頻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疏易

致擕問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令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祜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覲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

護身親飲食醫藥具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茍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定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板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閒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

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
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歳之後太孫幼冲
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
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
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闇兒作
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
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
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

潘岳繆徽等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絀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顧榮為元帝丞相軍司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疏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飱周

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脩豈有便塞叅佐白事斷賔客問訊令强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冲虛納下廣延俊彦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

丁潭爲元帝丞相西閣祭酒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常心此爲政之較也令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塞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令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鋭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令之兵士或私有役

使而營事不充夫為國者猶為其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取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令兵人未彊尚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殫財盡而威望挫弱也

熊遠為御史中丞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大震暴雨非時深自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羣公卿

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飡負乘粃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宫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况此耻尤大是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脩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

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謟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士不輟官攀龍附鳳翺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践仁義之區

域乎是以萬幾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諍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從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疏賤用

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側陋舜抜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

郭璞為尚書郎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

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末季之所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短乃至聞一善則拜見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者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嚴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圖圖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

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菑
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
秋以来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
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来役賦轉
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險共相扇動
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
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
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

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菑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蹔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

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将産羽衣人復来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宫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内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宫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

竊所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彼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巳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明帝即位谷因亡走

孫霄為瑯琊國右常侍瑯琊悼王煥薨年一歲元帝悼念不已營起園陵工役甚衆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節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

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瑯琊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僚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木價值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

又按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柷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於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

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彫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正是規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瑯琊之於天下國之寂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

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
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
江逌為吏部郎長兼侍中時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逌
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
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濬辟雍立宮
館設苑囿所以弘皇上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
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
雁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

上之有為非以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為勤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賁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至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狀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

衆經畧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饋河雒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為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歉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冲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為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必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

俯尋周孔其為逍遥足以尊道德之輔親縉紳之秀疇
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日而聞則庶績惟凝六
合咸熈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
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宫殿陳羣正辭臣雖材非若人
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
孫綽字興公為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温欲
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雒陽朝廷畏温不敢為
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竝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上

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
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
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
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
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
秦京遂令鮮卑交侵神州絕綱土分之釁誠由道喪然
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
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

順協於天人而已實頼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令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較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来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雒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輪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

保氶孫之思豈不纒於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令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

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雒陽於陵所築三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

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從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首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志去小惠節浮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故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猶

君臣相與弘勝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倡高議
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
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
謀聖賢所採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
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
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
朽桓溫見綽表不悦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
人家國事邪

許榮為左領衛將軍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朝
政既紊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
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
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内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
進親黨又受貨賂輙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
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元虚之神以五戒為教絶
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躭其違二矣夫
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

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令禁令不明刼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勑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戒粗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宫尅奬德業疏奏並不省

聞人奭為博平令時孝武帝以會稽王道子輔政道子

既爲皇太妃所愛時失禮敬帝不能平然以太平之故加崇禮秩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叅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徼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籍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媪屬傾動亂時穀賤人饑寒流殣不絶縣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七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

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直諫第八

宋鄭鮮之初為宋國奉常赫連佛佛（南朝以敎敎為佛佛）兵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厝其意然臣愚竊有所懷敵之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師徒遠律非是內有事

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淩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雒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陜遠懾天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伸遣師撲討而南夏清宴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雒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之淺深必以殿下太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

殆前年刼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内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獘至於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刼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十功無所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𪗋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

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刼西虜或為河雒之患今正宜通好北邊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静伏願聖鑒察臣愚懷

范泰為散騎常侍景平初致仕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鼙在宫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内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秪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吴會軍過二漢關河

根本既揺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
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衆難以理期此臣所用忘
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
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
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
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無疑如此則
天下歸德宗社惟永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
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治政在於上而

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
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顔無
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
留心覽察則臣夕隕於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
不加譴元嘉二年遂輕舟遊東陽時太祖雖當陽親覽
而徐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
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
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

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澗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絶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

張約之堂邑人前為吉陽令廬陵王義真既為徐羡之等所廢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之感被萬物固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壼關復寃鬼於湖邑也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

輔哉或以事廹心遠或以道壅誹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隷冀藥石於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兹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

穆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資夙成寔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綿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寵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復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採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搆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特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叅軍尋又見殺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尊重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寔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望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扶令育爲龍驤參軍時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爲道人臣

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
孝惠所以克固諸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
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
若道遇疾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
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
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
容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
理闢天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於巖穴招奇英於

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唱喬岳無遺賢之嗟羅飛翮於垂天網沉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出削遠送南垂恩絶於内形隔於遠取離明主身放聖朝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容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闚闟於上流或苞惡而窺國或顛逆而凌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殄殱醜類氛霧時靖四門

載清肅之時義康豈不願恭皇謨均比休咎哉且陛下
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
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宗之澤以治幽荒陛下之潤被
之九有豈有南荊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名之以宰輔又
宰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歎人神
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
信疑貌之似鬩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
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

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
殺人雖二告而猶織仁主之令範也故詩云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
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
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慫於宋京此非徒皇
代當今之計乃蓋良史萬世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
易黷福始禍先古人之所畏故愛身之士身為巳計莫

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寔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於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云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内難每服斯言以為鑒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内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

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
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蒭蕘之謀曲察狂
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逮名義康返於
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穆息宇内之機絶多言之路如
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
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逺憲於國爲非請即
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煑體烹屍始願所甘豈
不幸甚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蔡興宗為侍中時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國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帝大怒遣令下車用是失旨

張卲為世子中軍參軍十四年武帝以世子鎮荆州卲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梁郭祖深為後軍參軍時武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引憲律如替愚輩罔識悖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

生頗繇陛下寵勲太過馭下太寛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勲厚福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惡犬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奬今年豊歳稔人猶有饑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歳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於

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
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
墮本勤末置交劾賒也今商旅轉繁遊食轉衆耕夫日
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
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家給人足廉讓
則可生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
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逆惡者害國
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

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為也臣謂為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為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徐勉周捨也說內則有雲旻范雲也旻失其姓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怯息謀外甸使南中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

蟻命輕使言入身滅臣何所恨夫諫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諍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荅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宸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讁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誡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渺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因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

伏願去貪濁進康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引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貲産沃壤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户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畜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簡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從養女聽畜奴婢唯著

青布衣僧尼皆命蔬食如此則法與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舊為三鄣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庶尤受其獘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被及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簡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户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已來

發人征役號為五三及投募將營主將無恩在郵失理多有物故輙利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符下討捕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戶課薦其箱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有百里徼欲矯俗則

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比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上睞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直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

蕭介為光禄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勅帝防黙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勅容納

臣聞凶人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遠細流正欲以屬國降人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効耳今既亡師失地真是境上之匹

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望其高鳴之晨歲暮之効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淳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且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輙干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郢之患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苦口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

陳章華禎明初上書極諌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展拓疆宇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闢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後魏崔浩為祭酒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因華陰公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明元遷都浩與時進周澹言於明元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崖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

慮阻隔常有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一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下窮乏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

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廪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濬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高允為中書侍郎給事中熱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

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効也此誠聖心所宜思量帝納之

張白澤爲雍州刺史時獻文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之曰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

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郁曹古之公卿也皆挾美萬機讃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任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不亦難辦如臣愚量謂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羊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朞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

致矣獻文納之後為雍州刺史大和初懷州民依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虐轘裂誅盡合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滛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歎息於九侯孔子所以廻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永譜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

則溥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椎
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
陸馥為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
雲隴西王原賀等並皆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
基四海屬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
無貳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
以馥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
孝文

李沖爲侍中孝文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
發大都至於雒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
執鞭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帝曰長驅之謀
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運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
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今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
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
死戎行然自京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
且伊雒境内水小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

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帝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諭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煩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固雨多去冬之初必當開霽比後十月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

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帝乃喻以遷都洛陽之意遂南伐

崔挺為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孝文納之

成淹爲謁者僕射以遷都與家累至雒陽行次靈丘屬南齊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孝文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逆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見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雒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干於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晋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帝優而容之詔賜

絹百疋

高道悅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雒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孝文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迴營構之才已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箴規輔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榜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旣踈𥇍濫蒙榮貴司兼獻緌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迴付都水用造舟艫闕永固居宇之

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不修繕舟檝更為非務公私徊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右齊其沿河攙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雒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群僚聽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

限隔士女雜亂内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庚又氏羌犯順王帛未恭西戎内侵介胄仍襲南寇紛擾對接近畿蠻民踈庆每造不軌闚闟間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邊寇絶闚彊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衷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見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迴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修繕

非務舟檝無限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涉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孝文遂從陸路

盧淵為散騎常侍孝文議伐齊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籍自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陣之間者勝不足為武弗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鼷鼩發機故也昔魏武以弊卒一萬而袁紹土分胡鋭以步兵三千而苻軍瓦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之謀則坐制益德矣益德張飛字　魏既

并蜀迄於晋世分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絶然猶君臣協謀垂數十載孫皓暴戾上下雋契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以篡弑之燼政虐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

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絶其魁帥不爾懼成黄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而不諂之毫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寔深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遂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㳟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志在侵

伐今若踰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悉焉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徙革輅之義寧非焉且曹操勝袁蓋由徳義内舉苻堅瓦觧當縁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强一萬之衆寡也今則驅先天之駕用仁義之師當審覩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略亦復何尚洞庭彭蠡竟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

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静有之闗左小紛已勑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大功深録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陸㪚為尚書令太和十九年㪚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兹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徳招難以力屈南土昏霧暑氣欝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鼎遷草𠛬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

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百寮居上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癘疫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内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軟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頋櫜旌卷旆為持久之方崇成帝居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内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役循理華區觀風雒浦然後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襄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

服撫附振威白麾東指則義陽以左四聲可制然後布
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孰不思奮還遣
慕德之人效其餘力乘流而赴勢勝萬倍蕞爾閩區敢
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斯寸尺惟願固存近勑納降而馳
不紆鑾輿久臨炎暑帝從之旋
崔光為太常卿宣武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
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
漢書五行志宣帝黄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

雄毛變化而不鳴不將將謂率領其群也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

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
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
黄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遂至
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
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
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
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

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覩者也今或有自賊而貴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爲怨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奄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䘏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怨而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

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晏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父簡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鎮貧瘼簡費山池減徹聲妓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出佞則兆庶幸甚妖殄慶集矣宣武見之大悦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光愈重正始二年八月光表曰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

臣臣按其形即莊子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知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言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棟宇崇麗墻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歘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鵩

鵲巢於廟殿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賔階軒坐之正准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静兵華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冝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誡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為中書令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勑光為詔光逡廵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

外人竊云李令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
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
體皇子繈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
以俟育孕宣武納之
李平為河南尹宣武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巳丑詔
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暨梅相濟礿奠云
叔向之賢可及世而康不免其身寔可嗟惜未幾康除

龍驤將軍平州刺史高謙之爲河陰令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發聞遂共罷奏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帝臣崇之爲雒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歛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

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親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常弊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萬化之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絶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

兩利若使軍柄付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
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别
倩他人引弓格鬬虛受征官身不赴陣唯遣奴客充數
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正爵虛加征夫多闕賊
虜何可殄除忠良何以勸誡也宜近習侍臣歲屬朝士
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身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
毀横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壅下虧風敗政
使讒諂甘心忠讜息議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惮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臣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心不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陛下一日萬幾事難周攬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監博士

孫紹為右軍將軍久之為徐兖和糴使遂朝大陳軍國

利害不報紹表曰臣聞文質相用治道以之緝熙汙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愜三靈仁治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祚中明焰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冠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濟而政亂故臣昔於大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動高祖垂納又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主者收錄

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徵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僭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感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綸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

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裔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

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詒一時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今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為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作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

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
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
此苦事普惠對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
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
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
下莫不欣然至德知慈德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
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絶世滅國絶世
竟復誰是普惠對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

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萛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識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又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甍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聞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寳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

必使勲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懐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極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轟淶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寔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

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冡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皆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

后乃帝者之事晋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

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迴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
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監邀謙光之
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
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修革之會愚以
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脁譏於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
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
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

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
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於億兆
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先大則
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死上
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
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名集王公八
座卿尹及五品以上博議其事遣使名普惠與相問答
又令侍中阮乂中常侍賈燦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

惠曰漢高祖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
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據且君舉作則何必維舊對曰
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
竊謂非疋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
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命之别而廢嚴父之孝對曰
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
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
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

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淵源殷浩字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同斯難御史中丞尉元康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

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
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
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
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
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
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
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公者尊極之位
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

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
厲聲訶黜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
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
於此處豈卿所及黜甚有慚色黙不復言任城王澄曰
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荅袁氏
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
有罪及是非須辯非為苟競澄曰朝廷開不諱之門以
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虞罪罰議者咸以

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湊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阮乂賈燦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名卿與群官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騂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流涕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

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
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元昭業爲諫議大夫孝莊將畋雒南昭業叩馬諫止帝
避之而過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一